

38.10

奇台县文史资料

گۇچۇك ناھىيىلىك ئەدەبىي تارىخىي ماتېرىياللىرى

第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奇台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بۇئۇيغۇ خەلق سەمىياسى ھەسەتلىھەت كېڭەش گۇچۇك ناھىيىلىك كومىتېتىنىڭ تارىخىي
ماتېرىياللارنى تەتقىق قىلىش ھەيئىتىدىن

1984年7月1日

目 录

1. 写在前面的话	1—2
2. “古城”奇台与老奇台”的地名之由来	3—4
3. 古城今昔谈——古城与黄渠	5—8
4. 马仲英攻破奇台城	9—14
5. 北塔山事件真相	15—16
6. 奇台商业史话之一	17—23
7. 奇台县名产荟萃	24—27
8. 奇台县教育今昔概况	28—36
9. 奇台县历史大事编年	37—42

写在前面的话

搜集、整理、出版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奇台县委员会，自恢复以后，特别是第三次全国文史资料会议以来，把这一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多次开会研究，动员组织力量，开展搜集和撰写工作。经过积极的努力，“奇台县文史资料”第一集，现在问世了。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奇台县是一个古老的边陲，自汉唐以来都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是颇负声誉的。在军事上又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它又以“旱路码头”著称的繁荣商业，远销于省内外及更远。这一带的各种手工业和加工业的名牌产品，它又是天山北麓的重要产粮区，又称“东路粮仓”。在这里各民族聚居和和睦相处，形成了优良的风土民俗。特别是从隋清到和平解放，几经历史上的政治演变，为古老边陲写下了盛衰千般之史，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奇台县文史资料”正是在党和政府号召抢救、挖掘、搜集和研究整理近代、现代的珍贵资料，尽快完成各地编史修志任务的时候应运而生的。它如果能为研究奇台县历史，总结并继承前人的智慧和经验，特别对教育青年一代，了解过去，对比现在，展望未来，从而激发热爱祖国思想感情起一点作用，或能为祖国灿烂的文史宝库汇集点滴资料，这便是它最大的荣幸和愿望。

“奇台县文史资料”，要能担当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动员和邀请了解、熟悉和掌握文史资料的党内外同志，得到地方和社会各界中阅历深而广的一些人士的积极文持，为文挥笔撰稿，并进一步扩大宣传，更广泛地征集稿件，才能使这个文史资料集子，集集相连，丰富多采，越办越好。

“奇台县文史资料”第一集是在县党委、县人大和县人民政府重视、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得到了政协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的不断关心和多方鼓励，得到了政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政协乌鲁木齐市文史资料撰衡和编辑同志的经验启发与具体帮助，以及为这一集热心撰稿的同志所作的努力，在这里一并作谢。

“奇台县文史资料”第一集虽然顺利出刊了，但由于我们开展文史工作才刚刚起步，限于能力不足，水平低，缺乏经验，对选稿身稿应依据真实性、科学性、知识性的要求，以及审稿中所应把政治、史实、文字的三关，不一定都能瞻前顾后地做到好处，从校稿到印行等，出现疏漏以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谨以此集为引玉，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予以批评指正。

这一集“奇台县文史资料”的出刊，正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六十三周年之际，正值昌吉回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大庆之日，以此敬礼，而为祝贺。

政协奇台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六、二五

古城·奇台与老奇台地名由来

周海山

有不少人，甚至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奇台人，对奇台为什么叫古城，奇台为什么又有老、新之分，至今尚不甚了解。最近，有幸翻阅有关资料，得到了这个答案。于是不揣冒昧，草此小品，以与读者共鉴赏。

在清朝以前，是没有古城、奇台与新、老奇台这些地名的。公元一七五九年（清乾隆二十四年），清政府两次用兵新疆，建军亭堡于今奇台县城地址。由于该址系唐朝所建隋突厥古城遗址，所以这里就命名曰古城，也就是人们口头所说的古城子。

公元一七七六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奇台建县治时，因今老奇台已成为新疆与关内、新疆天山北路通往天山东、南、西部的交通咽喉，而且丰产粮食，牧场优美，所以清政府就批准将奇台县建在了这里，筑城堡名靖远城。与此同时，对古城军亭堡加以整修，仍曰古城。

公元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清朝西宁道刘锦棠奉旨办西征军务大臣左宗棠令，出猩猩峡巢回民叛军白彦虎，收复今米泉和乌鲁木齐后，开始在天山北路建驛站，设军台。据公元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华民国奇台县政府考查县名意义资料记载：“古时（年代不详）有军台之设备，按数序排列，即第几军台之称，奇台即第七军台。”以后第七军台便简称为“七台”，于是奇台县名就由原来的“靖远城”逐渐改为“七台”了。至于后来为什么又将“七台”改为“奇台”，有两种说法：一说，这是因为“七台”（即今老奇台）南有无名之土台，前人顾名思义，称为

“研台”，而代之以“七台”。二说，因“七台”的“七”与“奇台”的“奇”同音，时间一长，叫白写白了的。鉴于目前尚无可靠材料对此二说加以反驳或佐证，我们只好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信的。

公元一八八三年（清光绪九年），刘铭棠呈奏清政府，请求将奇台县城从今老奇台迁至今奇台县城，原因是：该城地处山原，方圆数里，内无井泉。虽就地挖掘，但深至数百丈却不能得，只好靠冬春来，冬春间无所保证的天山雪水生成生产。而古城附近则不一样，那里既可随地掘井取水，又有四季长流的水磨河泉水，还有从天山上泻来的中葛根河，并且“土性沃衍，人烟稠密，密林环抱，粮取购近便”。刘铭棠的这份奏呈，对当时发展和繁荣已成为商业兴旺、农业发达、军事重守的奇台，举足轻重。于是，清政府准奏，诏令在今奇台县城地址修建奇台县城堡。

公元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奇台县城堡竣工，公元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奇台县治由今老奇台正式迁到今奇台县，县名仍为奇台。这样，古城就又变成了奇台。当时人们为了便于区分这两个地方，又把今奇台叫做新奇台，原奇台叫做老奇台。尽管如此，时近百年了，人们还总是不忘把奇台叫做古城，尤其是维吾尔等民族，一直把奇台译为“كەسەر تۆڭرى”（即古城）。

魏大林

一座唐代的故城，它不在重山峻岭之间，沙漠荒原之中，而在奇台县城内。查阅古籍文献得知，注①这是唐代北庭都护府所辖四县中的一座县城，究竟是哪个县的县城呢？《西域释地》载：“此县为何县所遣之城不可考，只以古城名之”，因为说不清它是唐代何县之城，只好叫作古城，意思是——古代的城池。在城内有座烽火台遗迹，现今群众又称“府朝墩”。近年来，城内出土了很多各种纹式、形状的陶器残件，其中包括：酿酒的大缸、彩釉瓷器，及古代阿拉伯的银币和玻璃，史学工作者考证，这是唐代丝绸之路，新北道上一座中外贸易十分繁荣的故都。

清代乾隆年间，清军在古城旁修了满汉两座城，屯田戍边。到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满汉二城毁于战火，“三处城垣及民房官舍，均被焚毁，荡然无存”。注②到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清军消除了阿古柏，白彦虎反动割据势力，收复了古城，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古城旁又修起了两座城。一座兵营，称新满城，一座商民集市贸易城，称汉城，又将早年的满城加以修葺，

做为官署城，称为老满城。由于当时驻守古城的军队，是带有家属的士兵，新满城内，修有一排排整齐的住房，《新疆图志》记载

“一院三间者九十二所，一院两间者四百零八所，共计五百所”。

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奇台县治迁到古城，古城就成为奇台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古城处于南来北往两条交通要道的相汇之处。关内一批批随军西行，赶大营的商队，来到古城，古城成为各路商品的集散地，新疆的商埠重镇，素有“旱码头”之称，原有的城廓已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有部分“城垣倾圮，道（后）照依（所）颁图式接连各城”之后，方园达五里多，“合两观之贯通一气，分而言之各有界限”^{注四}兵营城、官署城、商民市集城、唐代废城，各成一体，鳞次相依，城区之大，城墙纵横，在新疆是十分少见的，可算是一座奇特的古城。古城代之奇台城的县名，被新疆各族人民熟知了。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古城旧貌换新颜，宽广的沥青路两取，了纵横交汇的城墙，城区扩大了一倍还多，人口接近三万，成为北疆东部地区的重镇。那营日的座座故城，成为城中之城了，至于那座唐代废城，命名为自治区级的重点保护的古遗址，县文

管所经已在这里筑起了保护围墙。夕阳西下，人们伫临古城墙头，奇台市区尽收眼底，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辆辆汽车穿流不息，树荫成片，商店鳞次相连，历史沧桑的古城哟！新颖整洁，生机勃勃，却又不失古朴幽雅的景致，势态庄重的风度。

一条宽而三米的泉水河，从奇台城东门而入，朝北穿城而过，春夏秋冬流水不断，两旁绿树成荫鸟语啾啾，那汨汨的泉水，几乎是绿荫之下牵出来的银练似的，描绘出了一抹江南水乡的风韵。

饮水思源，此河原是人工开凿而成的，《西城围志》记载：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古城屯田一万二千一百亩，屯兵五百五十名？当时的屯田士兵开凿了这条小河，将城外水磨河的泉水引到城北，小河取名为黄渠，含意是：屯田济民皇，浩荡的水渠。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途经古城时，这里已是“田亩连阡，顿落相接”注(五) 清代光绪年间古城人口迅速增加，光绪三十四年统计“城乡汉户三千四百三十五户……满城官弁兵丁及妇女等统计一千八百四十七员”，注(六) 因城内水源便利，手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黄渠西岸出现了许多纸坊、烧坊、醋酱坊、食品加工坊、擀毡制革的作坊、延至民国期间，又增加了粉坊、制做肠衣的作坊，肠衣还远销国外，道后，天津郊区杨柳青逃荒的灾民，

流落到古城，在城北靠黄渠的水种菜为生，成为古城的菜农，虽然黄渠促进了古城的繁荣，但是古城几经战火的洗劫，黄渠的流水时常中断，依赖黄渠而生存的劳动人民，经受了颠沛流离的磨难，过着卖日度日食不果腹的生活。

解放后，黄渠才真正发挥出它的作用，北门外的菜园子，度展成为奇台县蔬菜生产的基地，座卧在渠边的奇台酒厂，年产九百吨优质的古城白酒，远销祖国各地，勤劳的维吾尔族居民在黄渠两岸修起成排成行的门庭小院，并在渠边植树造林，修畦养花，把古老的黄渠装扮得花港穿燕、柳浪闻莺，再加上，那古色古香的门庭高阁，雕花描彩的清真寺院，还有树荫下肥壮的奶牛、水中游戈的北京鸭，勾勒出一幅古雅秀丽的画卷，托出了古城人民的喜悦和黄渠的新生。

注解：(1)查阅《西域图志》

(2) (4) (6) 摘自《奇台乡土志》

(3) 查阅《新疆图志》

(5) 摘自林则徐《荷戈纪程》

马仲英围攻奇台城

章升保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在奇台的街道上发现卖糖油果的，卖麻花的，卖烟糖的陌生人，有汉、回、维几个民族的，每天出入在大街小巷，打扮得象普通老百姓的模样，在官宦家门口喊的时间长，看的时间长。后来才清楚，这些都是马仲英派来的侦察兵。

同年春暮，驻防在哈密的司令黎海汝吃了败仗，放弃牛地，带领残部人马撤驻奇台。这支队伍从当时的武器装备上算是不错了。

时过不久，传来了木垒县失守的消息。农历五月初头的下午，遥遥从木垒向奇台的大路上尘土飞扬，长蛇似的马仲英先遣部队开到了奇台县水磨河的东泉脑。经过半天的修整之后，兵分两路，一股从城东的喇嘛湖梁向北，一股从八家户泉脑沿渠逐渐向西向小屯方向移动，大约距离城市在十至十五华里之外的地方，形成了对奇台城的包围。在山西会馆的春秋楼上、游城的鼓楼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兵。有的人用望远镜看着，嘴里还在道咕着：白汗衫，青马，都是小个子，穿着绿衩……。小孩子也挤着看热闹似的。老年人惊叹地说：奇台人又要遭劫了。街道上三三五五的人议论着，人心慌慌，期待着驻守奇台县的万余兵马能够出击解围。

的确，当时驻在奇台的两部分军队据说有两三千人左右由两个司令指挥，一是原驻扎奇台的、人称“张草包”的张治贤部，一是由哈密

撤到奇台的黎海汝部。另外还有尔戴太蒙古团约三百多人（骑兵），武器装备都比较好。又集中了阿连阔夫部（是1918年苏联十月革命中被红军打败窜逃新疆的沙皇御林军的一部分），解散后住在奇台的白俄兵几十人，由李督长收编指挥，发了新式武器和机枪，驻扎在玉皇阁庙上。地方上还组织了四百人的商团，配发了破旧武器，和由城市居民组织起来的几百名联防队，以及迪化总里的新疆俄文法政学院、省立第一中学、省立迪化师范的数十名学生组织的执法队，每人佩带着一把战刀。在古城头轮流巡视。这样的实力守卫这一县城，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但正规部队的一部分人部署在城外不到一半里的地方，而外围战壕却部署的都是老弱残兵和一些吸食大烟、毫无战斗力的兵，带着破旧武器，佯作坚守之势，实际上是让这些吸大烟的士兵去当炮灰，其余较精干一些的亲信部队反而全部用作去守卫司令部。这岂是兵临城下的守将所作的战斗部署。

当时的县长博孝昌已看出这种有意的失策，曾请求两个驻军司令拨给他精干士兵二百人，配发好武器，由他率领趁马军入困马乏之际，断其水源。趁其不备一举击败马军，但两个司令住在森严壁垒的营房里不出来，也不理睬博县长的请求。初三日的后半夜，马仲英派来几个哨兵放了几枪，守卫在战壕里的士兵无目标地乱枪迎击了一阵，使马军基本摸清外围的部署之后，全都撤走了。五月初四日晚，半夜时分，马仲英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奇台城。主攻火力放在东南两个面上，先遣部队先插入南城壕，杀死了不少吸足大烟后睡大觉的士兵。大队人马直拥城

聚甲主力企图由东北城脚下的皇渠水洞攻入城内，正同那里守城的白俄兵相遇，在机枪扫射下，马部伤亡惨重，而白俄兵也伤亡过半，弹尽退逃。

在南城上虽然布有兵力，但武器尽皆大刀、土枪和毛瑟枪，联防队拚力坚守，由于马部兵力猛攻东门一带，并纵火烧着城门，部分马兵已由皇渠水洞钻进城内，南城马兵也从云梯上连连拥上城头，扔出自造的手榴弹，对守卫南城墙的联防队形成了里外夹攻之势，联防队已有伤亡，不能支持，便各自跑散了。大批攻城马军乘机拥进了城。当时守防在城内兔尔桥一带的司令部外卫兵力，正好与攻进城内的马仲英兵力接火，发生巷战。还有败退的白俄兵也会合到兔尔桥。在管长李荣华指挥下，合力战斗，英勇奋战半日，由西向系大街、文庙巷一带展开了激战。一直打到三忠祠、恒泰源商号牌坊前，指挥官李荣华英勇牺牲，终因寡不敌众而败散。这样，马军便集中兵力对防守在满城东城壕中的尔布拉克官兵加大火力，尔布拉克太蒙古骑兵终因弹尽，伤亡惨重而败散。此时，花声已渐稀少。马军全部包围了司令部兵营。黎、张二司令闭门不出。老百姓心急如焚，一旦激战在城内爆发，全城生命财产将不堪设想。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几个各族头面人物，推荐了马光祺、冯锦禧、哈乃尔、周顺等名望人士，组成和谈代表团和马仲英进行和平谈判。马军保证全城生命财产安全，省军放下武器全面缴械。和谈条件商定后，黎、张司令的营门畅开了，马军撤去围攻，免去了一场战火灾难。

第二日便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城内寂静。但到处都插起了白旗，

连黎、张二司令的营门上也高高挂起了白旗，迎接马仲英进城，但其弟马仲杰已在强攻东北城角的战斗中阵亡，他的内心虽有伤弟的痛苦，但由于攻城取胜，也只好喜形于色了。

马仲英为了给阵亡之弟报仇，背弃和谈条件，便下令搜捕坚持战斗的白俄兵和蒙古兵。五月初六下午，狂风卷沙，弥漫天空，马仲英向搜捕来的士兵开刀了。前面绑着尔戴太后面绑着约七、八十名为守²防奇台城而战的蒙古兵和白俄兵战士，被大队马军押赴唐朝城前的大坑边，有用机枪扫毙的，有用大刀砍杀的。可怜他们就这样白白牺牲了。马军一边杀，一边埋，天色已晚，草草了事。传说其中一个蒙古兵，因刀伤不宜，夜幕降临后，挣扎逃跑，藏在附近一家菜农（姓名不详）的窖里。待更深夜静时，菜农家给他吃了饭，包扎好伤口，换了衣服，同下三屯十几户蒙古族人家逃去了。）

马仲英为了安民，于五月初七日在小教场，由商会出面搭扎了高台，召开市民大会（这样的会在奇台县还是第一次），学生、公务人员、百姓、商人每人袖手擎着小白旗，上面写着：“热烈欢迎三十六师的马师长”、“马师长是新疆人民的救星”等标语，大街小巷的墙壁上也都张贴着类似的标语，会场的两侧站满了他的部队，参加会的人都站在台下，会场显得十分严肃。个一时，在席棚台上出现了一个矮胖子，此人是马军高级参谋张亚绍。他讲了开会的目的，接着就由马师长讲话，会场目光都投向了他，外表年青，是一付孑干的神态。他操着青海宁夏的口音说，我受奉中央的命令率领三十六师来统一新疆来的，大家都

不认识我，我就是马仲英：人们把我叫作司令，我是解除新疆人民痛苦来的。奇台城我们拿下来了，干公事的照常干公事，作买卖的照常作买卖，做工的照常做工，学生娃娃们照常上学，老百姓们好好过日子，不要害怕。我们是和公家闹事，奇台是好地方，是开迪化的一把好钥匙，现在这把钥匙我们拿到手了，迪化这把锁子就好开了……。我的兵是保护老百姓的，不欺负老百姓，如果有谁欺负老百姓，你们就报告给我，我就砍他的头。”凡以后进城的马军，只要看见居民门上插上白旗的，士兵到门口看看也不进，在街上也少见马兵打老百姓的，对有有钱人家、官宦人家搜抢要钱可不放松。

据说，就在这以前的四月十二号迪化闹四一二革命，赶走了金树仁，盛世才刚登台局势还不稳定，盛世才便以和谈的缓兵计，给马仲英来信并派人到奇台与马谈判，马军没有接受。

马仲英占据了军事要地，站稳脚跟之后，便抓兵补充队伍，又集中裁缝、鞋匠在犁铧尖娘娘庙、大庙缝衣、做鞋，又向水磨户和城市中的十多户小磨坊加工面粉准备给养。五月中旬盛世才派来两架双翼小飞机，向两个庙院丢下几个小炸弹，炸伤了一个工人，粗略的侦察一下情况反航而去。

不多几日，马仲英兵分两路：一股越天山去攻迪化，一股由马仲英率领经吉木萨尔去迪化，兵行阜康紫泥泉和盛世才部队相遇，开始了激烈的战斗。不料天气突变，先雨后雪气候特冷，马军衣着单薄，又遇碱地。遍地骆驼刺，骑兵难行，步兵单鞋尽被碱泥拔去，无法行走，不仅

交加，死的死，逃的逃，兵慌马乱溃不成军，伤亡残重。马仲英从紫泥泉败回奇台，但马仲英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准备重整旗鼓再战。但在盛军穷追之下，改变计划，当晚越天山，以避其锋而作新的打算。

马仲英撤离奇台时带走了黎海汝，丢下了张治贤。在盛世才追至奇台后，马军已离城远去进入山区，盛不再追击。第二日下午，盛世才在官房后花园枪毙了张治贤。盛军已闻讯迪化南关被马军前哨占领，于是急撤军回救迪化，便开始了与马仲英在迪化的一场战斗。

马仲英军队越天山撤走了，但流散出来的谣言，说什么盛世才采妻血洗回民等，却煽动了西梁的回民，在马军撤离奇台的当天下午，他们人喊马叫，在八家户的大路上乱成一团，越天山外逃，走上了背井离乡的苦难生活。也有的想通了谣言的骗局，第二日仍返回奇台，从此去御善、吐鲁番、托克逊一带落了户，至今还是那里的居民。

北塔山事件真相

马序文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奇台县北部爆发的北塔山事件，苏联对新疆这块具有丰富宝藏的土地，又一次企图进行蚕食的有力证明，现将北塔山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述如下：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外蒙边防军派来代表两人，到北塔山见我驻军守边卡连长马希珍，说马部所驻的一带地方是属于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强令马希珍连在四十八小时内全部撤出，消息传到奇台，国民党驻军骑七师师长韩有文，当即打电报向上级请示，据韩师长讲他们也没有想到外蒙军队会越境突然向他们进行攻击的。就在这两天奇台县特别紧张，国民党内地来新的文武官员，慌了脚手，异常恐惧，部分坐地商人，富裕住户准备携眷逃难，社会秩序异常混乱，人心惶惶。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黎明外蒙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在苏联飞机掩护下向北塔山我军阵地侵犯进攻和轰击，敌人飞机首先炸散了我驻军正在饲养马群，使战马四野奔跑，继而即向我阵地猛攻，我驻防的马希珍一个连官兵一百余人奋勇抵抗，在还击中因我军占据有利地形即打退了外蒙侵略军，此后连续数日又击溃了敌军多次进攻，获得了胜利。这次事件震动了世界外引起国际的关注。

战争平息之后，中外记者纷纷前往北塔山实地采访，计有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记者，甘肃和平日报记者，美国，泰国，印度，新加坡，香港等新闻记者他们采访，拍照后作了报导和宣传，再在这次战役中被我军打死的外蒙军官，“班政”中校衣袋中搜出照片与侵略北塔山文件，命令等等，战争结束后，我方当局估计到